

# 铁血情魂

上

祝广仁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目 录

- |     |                      |    |
|-----|----------------------|----|
| 第一回 | 冷僧机夜探三官庙<br>睿亲王行奸逢刀刃 | 1  |
| 第二回 | 击大鹰锤下走刺客<br>谋帝位三王统大计 | 10 |
| 第三回 | 范学士佯病避祸殃<br>虎口王血战贝勒府 | 20 |
| 第四回 | 永福宫王妃私结盟<br>蒲河岗遇盗险脱身 | 30 |
| 第五回 | 内大臣智激郑亲王<br>豫亲王唇剑降谭泰 | 40 |
| 第六回 | 争皇位宫廷动刀刃<br>立福临幼童登大位 | 50 |
| 第七回 | 永福宫叔嫂结奸情<br>袭清营月夜动刀兵 | 61 |

第八回	报父仇奋命守宁远 宿贼店刀下险脱难	72
第九回	榆林关义军斥清使 议南迁崇祯杀无辜	81
第十回	明思宗亡国缢煤山 李闯王箭射承天门	91
第十一回	禁流言闯王杀二老 失爱妓反戈欲降清	102
第十二回	痴情郎劫船身惨死 老国丈壮阳逞风流	111
第十三回	别爱妓洒泪赴边关 拷吴襄莽将索钱财	121
第十四回	黑将军刎颈拒降清 吴三桂单骑闯清营	131
第十五回	饮血酒盟誓降大清 夺雄关激战九门口	142
第十六回	李闯王弃城焚宫殿 多尔袞披雨入京城	152
第十七回	美圆圆雨难城隍庙 风流王藏娇豫王府	162

第十八回	女侠士月夜谋行刺 摄政王口谕禁剃发	173
第十九回	窦三娘义愤除恶徒 吴三桂无情施毒计	183
第二十回	云里翻擂台遭暗算 窦女侠二刺摄政王	193
第二十一回	拯女侠云里翻绝命 拒出山老贤士撞岩	203
第二十二回	福临帝八关成大典 肃亲王赦免复王爵	215
第二十三回	蓝庄主奋勇闹京城 窦女侠刎颈成英名	224
第二十四回	豫亲王嬉戏斩降将 莽将军亡命战潼关	235
第二十五回	李闯王败走西安城 制将军惨死乱刀下	245
第二十六回	权将军壮烈染黄泉 李闯王殉难九宫山	256
第二十七回	美女侠仗剑刺降官 白面虎月夜弄奸情	267

第二十八回	寻美妓无辜害人命 除奸贼义侠飞天叉	277
第二十九回	赛金刚施计逾城走 忠烈士慷慨下国书	287
第三十回	奸臣叛节淫荡事 忠良屈死断冤魂	298
第三十一回	多尔衮痴情求婚配 俏英姑陷身城门口	307
第三十二回	毙天鹰女侠残左臂 赚城门怪杰战群凶	317
第三十三回	玲珑塔掌袭怪面兽 众豪杰血溅城隍庙	327
第三十四回	豫亲王兵抵扬州城 史督师回马拒清兵	337
第三十五回	战扬州清兵遭败绩 老夫人刎颈全忠节	347
第三十六回	克扬州忠将化英魂 破江防兵抵石头城	356
第三十七回	风流王戏淫美孀妇 虎口王兵征凤凰山	366

第三十八回	落冤狱惨死肃亲王 奸侄媳独霸小娇娘	..... 376
第三十九回	辱新娘大同反清廷 刺奸贼侠女闯妓馆	..... 386
第四十回	摄政王淫亡喀喇城 郑亲王执政扫余党	..... 398

第一回 冷僧机夜探三官庙  
睿亲王行奸逢刀刃

公元 1643 年八月十一日，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暴逝清宁宫的第三天。

秋风习习，夜色朦胧，一轮明月在茫茫夜空中游荡着。月夜笼罩下的太清皇宫内院显得格外地静谧幽暗，肃穆森暗的崇政殿间两个金龙蟠柱相对映衬，清太宗皇太极的“梓宫”摆设在大殿正中，灵位上书“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通显功文皇帝。”这位文治武功，智谋超众的“马上皇帝”，戎马倥偬，征战一生，驾崩归天时却没有留下任何遗旨。谁该是“皇位”的继承人？与“梓宫”毗邻相接的贴金雕龙的“鹿角宝座”在幽冥昏暗之中，似乎显现着一股股杀机，显现着令人颤栗的寒光刀影。在这时隐时现的刀光斧影之中，一个身材矮小，动作极其灵巧敏捷的身影从朱漆大墙的大清门外的阴暗处闪转出来，他圆睁着那双闪闪点点的鹰眼，耸了耸弯钩鼻子，嗅觉出四周悄无声息，扭动着猥猴般的身段，沿着高墙脚下窜到了三官庙。

三官庙耸立于大清门东，又叫做景佑宫，十七年前，清太宗皇太极为夺取“汗位”曾召集六旗贝勒在这里结盟密议。十七年后，皇太极的长子睿亲王豪格也效仿父皇当年之举，密召两黄旗贝勒、额真于深夜之中商议大计。

那猥猴般的身影唤做冷僧机，原是正蓝旗和硕贝勒莽古

尔泰府中的奴仆，此人刁钻狡黠，极善察言观色，阿谀逢承之能事。天聪六年（1633年）这冷僧机见主子失势下狱，一反往日奴颜卑膝的常态，竟然到刑部告发莽古尔泰密谋不轨，结党篡位，“密告得功”被授梅勒章京，改隶属正黄旗，由一卑贱的家仆一跃而成为显赫的朝廷世职大臣。今天夜里，冷僧机暗中窥见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只身一人行动诡密，暗中潜往三官庙，心升疑惑，便尾随跟踪而来。隐在暗处，细细观察一番，见周围并无护兵守卫，冷僧机身子一纵，窜上庙外的朱漆圆柱，攀檐附柱，一个“燕子展翅”，将身腰探了出去，右手食指在口中蘸些唾沫，润开窗纸，轻轻捅了个小洞，向庙堂内细细窥望，只见堂内烛火微弱，围坐着九个人，正中一位虎背熊腰，身材彪悍，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狮子鼻，高颧骨，黑面皮，大嘴巴，身穿绛紫蟒缎长旗袍，脚踏黑色薄底靴，却是太宗长子被唤做“虎口王”的豪格。在豪格左首依次而坐的是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居右首而坐的是谭泰、鳌拜、巩阿岱、塔瞻，他们一个个神情肃严，颇为敬重地望着“虎口王”。肃亲王豪格危襟正坐，两眼一滚动，打量一番密召前来的两黄旗首要将领，微微颌首，一字一句，深沉庄重地说：“今夜召诸位来此，想各位也有所知，是为了皇位一事，各位都是父皇生前宠信的将爷，今夜有何见解，但请直说不妨。”

豪格话音未落，内大臣索尼接过话头说：“肃亲王爷所言极是，在坐各位都是深受皇恩的，今先皇升天，理当由皇长子继位，我等应极力拥戴，以报先皇之恩才是。”

皇位之争，关系重大，索尼说完自己的一番见解，诸位皆沉思不语。各自盘算自己应当如何举动？素来爽快、粗莽的镶黄旗额真鳌拜耐不住自己的火暴性子，站起身来说：“先



皇升天立皇子继位，肃亲王豪格身为长子，勇武善战，功勋卓著，我等不拥戴肃亲王豪格，难道去拥戴他人不成？”

正黄旗统领图赖在旁捻着脸上的黄胡须深谋多虑地说道：“我等拥立肃亲王，天经地义，只是此事非同小可，睿亲王难道会让步？如果睿亲王与庄娘娘合手相争，恐事不会顺利。”

“说的是，我等同心拥戴肃亲王，理应效力，但要治服睿亲王才是。”谭泰、何洛会在旁纷纷说道。

“诸位不必过虑，在下也有打算。”索尼站起身来，眼光一扫各位说：“大殿议位之时，在下以护卫宫廷为由，率两黄旗宫廷侍卫围困宫廷之外，如事有不测，当以武力相逼，只要诸位同心协力，不怕大事不成？”

“对，我等今夜盟誓，齐心拥戴肃亲王，如果那个敢当廷抗争，刀戈相见。”鳌拜不等索尼的话说完，便挺着厚厚的胸脯粗着嗓子嚷起来。

“如果让睿亲王继位，决无我两黄旗的好果子吃。诸位将爷拥我豪格，豪格当天立誓，决不有负各位。”肃亲王豪格言罢，跪在堂中，率先立起誓来。

索尼一见，也急忙跪下，各位也纷纷跪下，异口同声说：“皇天在上，我等拥立肃亲王继承大统，决无异心，天地可鉴。”

肃亲王豪格与两黄旗将领慷慨激昂，誓言低沉而有力，却丝毫未觉察到庙堂外有人暗中将他们的私议盟誓看得真切，记在心上。

冷僧机在窗外偷偷探到了豪格与两黄旗大臣的举动，暗吃一惊，险些跌落下来，心中思忖道：“私下盟誓，谋权夺位，若大事败漏，必遭杀身大祸，自己身为正黄旗官职恐难

幸免。成者王侯败者囚，当此之际，应寻个保全之策”。

一队宫廷侍卫巡察过来，冷僧机将身子缩作一团，屏住气不敢出声。庙堂内烛火熄灭，如同无人一般。眼见宫廷侍卫渐渐远去，冷僧机方松口气，两只鹰一般的眼睛转了几转，暗想道：“睿亲王机谋过人，阴险狡诈，又掌有两白旗的兵马大权，岂肯轻易让位？我何不——。”想到此，冷僧机稳了稳神，见庙堂内并无动静，一个“猿猴滑竿”落下身来，拔腿径奔睿亲王府而来。

睿亲王府是座长方形两进院落，三尺高的台阶下，一雄一雌两只石狮相对盘立着，两扇朱漆铜钉大门，门楣上方绘着花草鱼虫开光彩画，进院落有一座石雕照壁，上面雕塑着蜂、猴、蝠、鹿、仙、喜，脊顶由琉璃黄釉瓦、兽面瓦、海棠叶形滴水镶嵌着，壁座是石雕缠枝牡丹花纹，整个石照壁错落有致，疏密相宜，精工奇巧，美不胜收。冷僧机暗中潜出抚安门，轻足疾走，来到睿亲王府。

“站住，什么人，敢夜闯睿亲王府？”王府卫士不待冷僧机靠近大声喝斥着。

冷僧机略一定神，上前躬身施礼说：“小的是正黄旗梅勒章京冷僧机有要事面奏王爷。”

“王爷已安寝，有事明天再报。”

“此事，事关重大，有关王爷身家性命，不可耽搁。”

两个王府卫士一听，不觉一怔，相对一视，又打量一番冷僧机，正色说道：“既如此，请——。”

“是是。”冷僧机讪笑着，一副卑恭的样子，随王府卫士进了府门。

王府内阴森漆黑，戒备森严，进了第二个院落，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中为王府大殿。王府侍卫长巴图听了禀告，

来到正殿外，轻声说道：“报王爷，冷僧机有要事禀告。”

连唤几声，只听殿内传来一声不轻不重的回语：“知道了。”

大殿内朦朦胧胧，桌案上的古玩珠翠依稀可辨，红缎彩绣的幔帐内，睿亲王多尔袞与“玉美人”刚刚“交欢”，云消雨毕。“玉美人”裸露着洁白如玉，柔嫩润滑的肌体，两只长长的睫毛紧闭着，秀丽俊美的娇圆脸如玉雕冰琢一般毫无任何表情，丰满隆起的乳峰微微起伏着，只有那微微皱着的眉宇间积蕴着无限的屈辱和愤恨，她象冰一般无声地躺着，她象玉一般无情无意地任人“雕琢”，染上污瑕。睿亲王多尔袞肆意作践了“玉美人”，微微合上双目要歇息一下，便听到门外的呼唤声，多年的机警与敏感使他意识到，如不是有紧要的奏报，决不会深夜来惊动他的，莫非出了什么意外？他不情愿地拖着懒散的身子披上绿蟒缎袍子，又贪婪垂涎地打量一下“玉美人”，离开床榻走出殿去。

脚步声渐渐远去，大殿内阒寂无声，万籁俱静。“玉美人”微微睁开双眼，那是双美丽动人的眼睛，犹如一泓深邃的碧水泛起迷人的波韵，令人迷恋，令人倾心，她眨了眨眼睛，一股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怒火从心头涌起，晶莹的泪珠饱含着屈辱夺眶而出。

寂静之中，唤起了痛苦的回忆，那是血泪交融的过去。

“玉美人”本名唤作兰珠，她原本是中原济南府人，三年前的一天深夜，她和开珠宝店的父亲去为外祖母贺寿回来，离城还有三十余里，蓦地从远处传来兵马的嘶叫声，以为是盗匪打劫，急下小轿躲在路旁坎下。谁知竟然是大队的鞑子兵马，从这里劫掠而过，父亲和轿夫不知逃到哪里，她不知怎么被鞑兵发现了，被掠上马与许许多多的女子在哭号悲泣

之中来到陌生的关外鞑虏之地。三年来，她偷偷落泪，思念父亲和多病的母亲，思念中原的山景水色，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弱女子怎能挣脱被驱使的侍女命运？又怎能逃脱得出呢？在洒扫殿堂，端水侍茶之中，她竟然如花一样地出落绽开起来。每天每日，小心翼翼，拘谨尊礼地度着日子。这天，天刚刚黑下来，她如往日一样，给王府掌上了灯，可没想到，王爷两眼死死盯住她。她不由地一颤，待转过身子要走时，竟叫住她，要她“陪房”。她心里一沉，明白噩运降临了，她亲眼看到那些不愿“陪房”的中原女子是怎样被鞭笞惨死的？被胁迫、被屈从的“陪房”，是怎样的滋味？怎样的痛苦？哭不敢哭，叫不敢叫，象“玉”一样任人作弄。

兰珠再也忍受不住刚才的屈辱、兽性的作践，默默流着愤恨的泪。这样受尽屈辱地活着，倒不如死了干净。她想到了死，真的要死。她想到了小时听人讲的贞女烈妇，眼光落在了壁上的短刀上。有了死的念头，也有了勇气，兰珠急忙穿好短褂绸裤，抽刀在手。她从没拿过刀，手不禁有些颤，心里也抖个不住，闭上眼睛扬起手臂，就在要死的一瞬间，她又有了新念头，不能这样脆弱去死，要死得值得，要对得起自己的女儿身，要想法杀死他，和他同死，为自己雪耻。想到这些，兰珠的心反倒平静下来，一股雪耻复仇的心理驱使她要去杀人，杀一个赫赫有名的王爷。

睿亲王多尔袞离开正殿，来到了客堂，冷僧机一见惶恐地跪地拜见：“禀王爷，刚才冷僧机有要事报知王爷，惊动王爷大驾。”

睿亲王多尔袞睬都未睬，走到紫檀色靠背椅落了坐，嘴里吐出一个字：“说。”

冷僧机没想到睿亲王会如此轻视自己，心里有些恼火，

脸上却堆着笑说：“奴才方才亲眼所见肃亲王豪格与两黄旗将官在三官庙私下结盟，要——。”他故意停下话头，要卖个关子，来激一激这个睿亲王。

睿亲王多尔袞微微闭目，似听非听，脸色淡漠，并无半点惊慌。冷僧机一看，心说：“这睿亲王果然非同寻常，我这样的要事，他竟能沉得住气，定然是早有预见。”

“要刀兵相见，夺取皇位。”

“就这些吗？”多尔袞听了心里一惊，但脸上并未流露出丝毫的慌乱。

“奴才说的千真万确，句句是实，万望王爷有所准备。”

“冷僧机，你是肃亲王豪格派来试探我睿亲王的吧？”多尔袞听完后，睁开眼睛逼视着冷僧机，厉声说道：“大清朝自太祖开创基业，已立下清规戒律，嗣位立君之事当由八和硕贝勒于大廷之上议立，岂能私下结盟？豪格身为亲王，不会不知道规矩，本王不会听你这个奴才信口雌黄，惑乱朝纲。来人，轰出去。”

“喳。”王府侍卫如狼似虎涌上来不容分说举棍就打。

冷僧机匍匐在地小脑袋如同捣蒜一般嗑个不停，任凭乱棍落在身上，大声叫道：“王爷，奴才句句是真，是为了王爷您哪，奴才有半点谎言，甘愿死于乱棍之下。”

睿亲王多尔袞一见，心想：“这奴才所言倒是实情，但不可轻信，自古以来施用苦肉计的还少么？”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慢。”

王府侍卫停下棍棒，多尔袞起身离座走近前来，背剪着两手，望着被打破衣袍的冷僧机说：“你背主密告，心图不轨，必为主子不容，定杀不饶，是罪一；你口出狂言，诬陷肃亲王，搬弄是非，当受极刑，是罪二。二罪归一，大罪不

赦，你知罪么？”

“王爷，王爷”。冷僧机拖着受棒伤的身子，象狗一样在地上爬行着，说：“奴才是冒杀身之罪，为了大清王朝的安宁，为了王爷的身家性命所想，才夜闯王府，禀报实情，王爷如不肯相信奴才，奴才愿举天立誓。”

“你是正黄旗官员，为何背主密告？”

“奴才虽隶属正黄旗，但奴才效忠的是大清朝廷，奴才不忍心看大清王朝祸起宫廷，帝王之位落于反王之手。”

“哦，如此说，你倒是效忠大清朝的忠臣义士了。”

“奴才受大清朝俸禄，愿以死效忠！”

“既如此，你肯画押与豪格当庭对证？”

“这——。”冷僧机略一迟疑，一咬牙说：“奴才为效忠大清朝，出生入死敢与豪格当庭对证！”

睿亲王多尔袞颌首点头称是，说：“本王爷做事，向来是秉公而断，清明如镜，你画了押，与豪格当庭对证，明辨是非，本王爷自会妥善处置，去吧。”

“谢王爷。”冷僧机拜了又拜，起身要走。

“慢。”多尔袞叫住他说：“此事关系重大，你要好自为之，切不可泄露半点风声。”

“谢王爷关照。”冷僧机又拜了二拜，才起身离去。

望着冷僧机出了府门，多尔袞微微冷笑，自语道：“豪格，豪格，任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斗斗看，我要报十七年前的杀母之仇。”

十七年前的初秋一天，汗王努尔哈赤暴逝于鸚鸡堡，身为四贝勒的皇太极为登上汗位，竟矫诏遗旨，拥六旗之势，逼迫三十六岁的大妃阿巴亥殉葬。十七年过去了，多尔袞由十二岁的稚童成长为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睿亲王，但生母

殉葬的那凄凉悲惨的场面，在他内心深处却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十七年来，他南征北战，毁边入关，兵伐大漠，屡立战功，封王受爵，富贵荣华，但这能抵消逼母殉葬的心头之恨吗？不，不能抵偿，多尔袞失去的不仅是生身母亲，还有至高无上的汗位。如果不是皇太极权势太大、手段狠毒，多尔袞也许会登上汗王宝座？会拥有更高的权势。十七年了，由大金汗王而又改号称帝的皇太极也带着他的权势和帝位升天了，多尔袞要夺回他失去的一切，他要施展才能，施展权势，夺回他失去的一切。

午夜已过，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梆子声，睿亲王府在幽暗森阴之中，蕴蓄着杀机和阴谋。平静的夜啊，那会有半点的平静，睿亲王多尔袞在独自地运筹谋略，静思对策。时间太久了，他似乎感到疲倦，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伸展一下身腰手臂，向正殿走去。聪明睿智的睿亲王万没料到他的“玉美人”会向他刺来闪光的刀刃。

## 第二回 击大鹰锤下走刺客 谋帝位三王统大计

一道皎洁的月光洒进殿来，门扇推开，睿亲王爷迈进了门槛，兰珠的心禁不住一颤，她毕竟没杀过人，况且杀的又是令人可怕的王爷，紧握刀柄的手微微抖动着。殿内又暗又静，多尔袞仰靠在背椅上，闭目想着心计，他似乎忘记了榻上的“玉美人”，他淫纵肆虐，贪欲成癖，凡是被他“相中”的，极少幸免，从他手上脱过，他不知“作弄”过多少美女子？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满足一时的肉欲罢了，更不会将一个区区的侍女放在心上。兰珠卧在床上，两眼紧盯着王爷，只待王爷靠近床边用力刺去，可王爷靠在椅上又叼起了汉白玉嘴铜杆烟袋锅，“食”起烟来。一团团烟雾从王爷嘴里大口大口地喷出来，在殿内散开去，一闪一亮的烟火陪着王爷“嗞嗞”地烧着，沉寂给人以恐惧，使人惶惶，兰珠握刀的手出汗了，脊背也湿透了，她咬紧薄薄的朱红小嘴唇，极力地抑制自己的紧张和颤栗，死死盯着心头的仇人。睿亲王食尽最后一口烟，烟火终于熄灭了，只留下淡淡的烟雾。

“王爷，时辰不早了，奴家在伺候王爷就寝。”

幔帐内传出娇滴滴的声音夹带着颤栗和恐惧，睿亲王爷此时似乎才注意到“陪房”的那个“玉美人”，对他来说，女人就是“啃过”的“骨头”不知顺手甩在什么地方？眼下的这个如花似玉的中原女子，又勾引起他刚刚息下的欲感，他不由地



又垂涎欲滴，一步步靠近过来，就在要接近幔帐的一刹那，突然有一股预感涌上心头，汉人，她是汉人女子，汉人是可近不可信，可信不可近，这个“玉美人”真的对自己有情意？也就在短短的一瞬间，机警过人的睿亲王从中原女子的唤声中好象嗅出了该戒备的什么。他猛地一撩幔帐，与此同时，一道寒光扑过来，久经杀场的多尔袞是相当机敏的，他一闪身，只见“扑通”一声，由于出力过猛兰珠窜出帐外，栽倒地上。

“哈哈，好一个美人，竟和本王爷玩弄这样的游戏。”多尔袞大声冷笑着，“来人呐。”

王府侍卫闻声进来，一见这场面，顿时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兰珠此时又怒又恨从地上挣扎起来，又扑过来，可她手中的短刀不知甩落在哪里？多尔袞一扬右臂，紧紧锁住兰珠的咽喉，一用力将她操在地上，狠狠命道：“拖出去，鞭笞至死。”

“喳。”王府侍卫托起兰珠一看，“王爷，这奴才已死了。”

“死了？”多尔袞一看，是自己用力过重，已将她的喉管掐断，怒火未消地命道：“死了也鞭笞，将府内所有的汉人女子都轰出来鞭笞。”

正在睡梦中的汉人侍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睁着惺忪的眼睛，颤颤抖抖地来到庭院中，她们一见兰珠的尸体，都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

巴图侍卫长站在石阶上，大叫着“谁敢冒犯王爷，这就是下场，打。”

巴图的语音刚落，王府的侍卫们手执皮鞭雨点般地落在兰珠姑娘的尸体上。汉人侍女们已看惯了这样的鞭笞，可她的心还是在鞭声中流着血。皮鞭在夜空中挥舞着，又抽在